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散居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互嵌式治理研究:以安徽省C市为例

潘化庚

(巢湖学院,安徽合肥 238024)

[摘要]自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重大论断以来,历经10余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指引,成为凝聚各族群众、实现共同发展的核心理念。而在散居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如何通过互嵌式治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是实践难点,也是创新突破口。聚焦安徽省C市民族工作的时间解码、空间互嵌、文化交融、治理协同四个方面,逐步探索文化融合、数字赋能、跨域联动与长效管理四大机制在推动民族“三交”工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互嵌式治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交融共兴

[作者简介]潘化庚(2006—),男,山东菏泽人,巢湖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6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202610380046);安徽省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和思想政治能力提升计划项目(项目编号:sztsjh-2024-14-25)。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204020>

[中图分类号] D633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互嵌作了进一步阐述,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再次强调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性。从现实情况看,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迁移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同时,迁移距离也变得越来越远,人口的空间分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我国的民族散居地区,各民族人口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也在不断深化,逐渐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民族互嵌式治理则是解决现实问题,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创新突破口。

如何在散居地区推行互嵌式治理?如何使散居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过互嵌式治理实现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挥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制度层面上,民族事务的治理与基层的治理之间存在着制度衔接不畅、政策协同机制不健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不足等问题。在文化层面上,文化交流大多停留在表层展示阶段,深层次、日常化的机制尚存在欠缺。在社会融入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仍面临一定障碍。本研究致力于通过深入分析C市民族工作的时间解码、空间互嵌、文化交融、治理协同四个方面的实践路径,揭示互嵌式治理在散居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治理上的具体作用机制,总结相关社区及村落在空间、生活、婚姻文化、精神等方面的互嵌建设,深化民族

互嵌式社区的应用实践。

一、研究架构

(一)互嵌式治理及相关架构

互嵌式治理是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是通过规范制度与实践并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础而构建的足以打破民族间隔阂的治理方式。民族互嵌式治理的逻辑在于公权引导、社会助力、群众参与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了民族互嵌式治理的基本运行逻辑。我国少数民族散居地区普遍呈现出文化多元化的特点,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文化之间不能做到有效的融合,从而影响民族团结与当地居民的生活。而互嵌式治理通过国家、社会、群众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从源头上实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民族互嵌式治理是我国推进民族团结工作的特色做法,是实现各民族团结的重要理念,也是在我国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前提下提出的治理方式,而民族互嵌式社区是实现互嵌式治理的基本组成单元,是推动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和具体路径。

(二)互嵌治理与多元共治的耦合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一个重要部分,如何在民族融合治理中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研究的重中之重。通过对C市的案例研究,构建“共同体意识—多元主体—互嵌治理”的整合框架,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目标导向,互嵌治理是实践手段,而多元主体是连接二者的桥梁。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强化制度保障与社会动员,激发各族群众的内在认同与积极参与,形成外部驱动与内部激活的双向互动。在此基础上,注重文化认同与社会融入的深度融合,推动各民族在经济互荣、空间互通、文化互兴、精神互照、社会互安等方面实现价值共鸣。

二、C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现状

(一)集聚与分散结合,且环湖分布

C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呈现出集聚与分散相结合的分布特征。现有少数民族群众2000余人,涵盖34个民族。其中回族、维吾尔族人口占比较大,其次是蒙古族、朝鲜族、苗族、壮族等。整体呈现出少数民族数量少、种类多的特点,属于典型的

少数民族散居地区。一方面,由于就业、经商、求学等因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倾向于商业聚集区等较为人口集中的地方;另一方面,受城市规划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部分少数民族群体又呈现出以家庭或个体为单位的分散居住特征。此外,环湖区域因地理位置优越、生态环境良好,吸引了少数民族居住,形成了沿湖分布的趋势。这种分布模式为民族互嵌式治理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实践空间。

(二)流动的双向性

从现有资料来看,C市有部分人口流入西部少数民族自治区,主要包括援疆援藏志愿者、西部计划大学生、到西部地区外出务工者。同时,也有一些外来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流入C市,且主要集中在环湖区域,整体流动呈现出双向性。这种双向流动反映了C市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同时也为城市民族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

(三)流动的稳定与频繁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C市的流动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频繁性。稳定性表现在部分流动人口因长期就业或婚姻关系逐渐稳定居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社区网络;频繁性表现在由于季节性务工或民族习俗等原因,也有不少流动人口呈现出频繁变动的特点。这种稳定性与频繁性并存的流动模式,既推动了民族间的深度交往,也对社区服务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C市民族互嵌式治理的实践经验

C市作为中部地区少数民族散居城市的代表,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现状也决定了其民族互嵌式治理实践必须呈现出系统化、多维度的特征。研究提炼出以“共同体意识赋能—政策社会驱动—内生激活参与”为核心的三维治理机制,深刻反映了“国家—社会—个体”在民族互嵌过程中的互动逻辑。

(一)根本动力:共同体意识赋能

C市在意识培育方面,主要体现在文化符号系统建构、社区共建项目和教育载体创新三个方面。

其一,文化符号的空间植入。C市通过在城市公共空间如绿道、公园、街心广场等嵌入中国结、中华纹样等视觉符号,强化“中华之美”的审美共识;在社区宣传栏、文化墙绘中突出“民族团结”“多元一体”主题,构建日常化的视觉认同系统。

其二,社区共建项目。C市利用银屏牡丹观赏节、夏至节、中国农民丰收节等本土节庆,引入新疆歌舞、回族美食、苗族银饰等多元文化展演,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互鉴共赏,实现了从“文化展示”到“情感共鸣”的跨越。

其三,教育系统的意识培育。通过开展“大思政课”教育,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增强教育系统共同体意识。特别地,C市一小学创新性提出“皖疆云队课”实践体例,本研究后期对此进行模式建构,提出“皖+N”“皖+X”“N+X”三种互动模式,“书信往来”和“礼物互换”两种交流模式,“云队课”一种课堂模式。这样的“3+2+1 实践模式”,可以有效促进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二)外部驱动:政策与社会动员

C市通过顶层设计和社會动员,构建了民族互嵌治理的外部支撑体系。其一,制度协同与政策创新。出台《安徽省C市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实施方案》《少数民族来C市集中务工、零散经营备案流程》等文件,建立统战部牵头,民宗、公安、人社等11个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实现民族事务“一盘棋”管理。其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援疆干部、高校教师、企业代表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民族工作。市委统战部组织“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促进各族群众跨群体交往。

C市通过政策和社会动员的双重驱动,有效推动了民族互嵌式治理的实践。例如,C市政府通过设立民族团结进步专项资金,支持了多个民族团结项目,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社会组织通过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吸引了大量各民族居民参与,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

(三)内部激活:认同与参与自觉

认同机制是推动民族互嵌式治理的重要手段。通过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等机制,C市有效激发了各民族居民的认同感和参与自觉。

参与机制是推动民族互嵌式治理的重要保障。民族互嵌的真正落地依赖于个体的内在认同与主动参与。C市通过语言培训、矛盾调解、文化互动等机制,激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体性与归属感。

(四)桥梁连接:交融共生

在C市的社会生态中,散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交往状况呈现出多面性,近年来C市委统战部等

相关部门积极作为,分别在少数民族与非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非少数民族与非少数民族三类群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搭建了诸多平台。

在少数民族和非少数民族之间,C市通过组织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如“皖疆云队课”“天山黄山根连根”“民族团结一家亲”等,全市86所中小学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开学第一课”和思政课,举办的演讲比赛、主题班会共有7.7万名学生参加,增进彼此间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联系。在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C市同样关注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促进不同少数民族群体间的互动与合作。通过定期举办少数民族座谈会等形式,搭建沟通桥梁,增进各民族间的了解与信任。在非少数民族和非少数民族之间,C市将民族工作融入基层治理之中,通过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社区日常管理,推动形成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局面。

C市通过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治理框架,实现了民族互嵌式治理的系统化推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引下,从外部联动和内部激活两个维度协同发力,形成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居民参与的共治格局,不仅提升了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也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实践天地。

四、互嵌治理的路径重构

(一)时间解码:多民族连续性

从国家角度讲,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我们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时间解码的角度来讲,“五个共同”是实现民族互嵌式治理的基础。与此同时,通过梳理C市多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可以发现,其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为当前的民族互嵌式治理提供了历史基础和文化支撑。

多民族连续性是民族互嵌式治理中重要的精神指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底层逻辑。通过分析C市多民族连续性的特点和作用,可以发现,多民族连续性可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为民族互嵌式治理提供持续的动力。不可

否认,各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发展中,形成了深厚情感纽带和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空间互嵌:场域重构实践

空间互嵌可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为民族互嵌式治理提供空间基础和实践路径,而场域重构是推动空间互嵌的重要手段,构建互嵌式社区是实现互嵌式治理的关键环节。在C市,通过场域重构,有效推动了空间互嵌的实践。例如,通过建立民族团结进步社区,各民族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

从实践角度讲,空间互嵌并非自发形成的,而是在政策引导和社会动员等多方面进行系统性努力而形成的。完善互嵌式治理聚焦于空间结构优化与功能提升,这明确了场域重构在民族互嵌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接下来从文化空间互嵌和经济空间互嵌两个维度进一步得出民族互嵌的深层次实践路径。其一,文化空间活化。打造社区文化广场、河洛书苑、红石榴驿站等交往空间,开展“广场舞大赛”“邻里茶话会”等活动,促进交往。其二,经济空间共享。在特色餐饮街中,鼓励各民族商户合作经营、供应链共享,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生态。

(三)文化交融:价值共振路径

文化交融在民族工作中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它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认知、情感、社会和发展四个层面同时发挥作用,最终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与升华,是实现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的必经之路和强大动力。

文化互嵌需超越表层展示,探索采取“双向融入”的策略。其一,本土文化吸纳少数民族元素。在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中融入维吾尔族舞蹈、回族花儿等表演形式;其二,少数民族文化进入主流视野,设立“民族文化周”、举办民族美食节,使少数民族文化从“奇观”变为“日常”。

(四)治理协同:多元主体网络

协同机制是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关键。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联合行动小组等机制,有效促进了各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为民族互嵌式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

下面是三个不同主体的路径构建。其一,党建引领。推行“党建+网格+民族事务”模式,在少数民

族集中社区设立民族工作岗,由党员担任联络员;其二,社区纽带。建立社区议事会、民族事务协调委员会等平台,引导居民参与规则制定、矛盾调解;其三,社会力量整合。引入高校、企业、社会资源,提供法律、就业、教育等服务。

结语

以安徽省C市为例,深入探讨了散居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互嵌式治理模式,详细分析了这种治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内在机制和实践路径。研究显示,民族互嵌治理不仅仅是一套政策工具,更是一种融合空间、文化、社会和心理多方面的系统工程。C市建立了一个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外部政策推动—激发内生活力”为核心的三维治理机制,以及时间连续性、空间互嵌、文化融合和治理协同的四条执行路径,初步形成了一套实用且具有推广潜力的民族互嵌治理模式。

然而,民族互嵌式治理的长效机制与代际影响仍需长期关注和深入研究。展望未来,我们需要促进不同区域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深化理论的同时,也要推动治理技术的创新和管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样才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系统、更适应发展需求、可持续的实践经验和智慧。不断结合理论与实践,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民族关系基础。

参考文献:

- [1]段成荣,周思瑶,王力. 助推大流动大融居促进全方位民族互嵌[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5):139-153.
- [2]常晶,陈亚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实践研究——以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为例[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5):132-139.
- [3]张彦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民族互嵌式治理初探[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56-64.
- [4]苏燕梅.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实践[J]. 新西部,2025(4):122-127.
- [5]赵艳华,朱文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民族认同机制创新研究[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5,41(5):19-21.
- [6]袁梦佳. 基层文艺活动的参与机制与文化认同作用[J]. 炎黄地理,2025(3):56-58.
- [7]王柯雅,胡海波. 党建引领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交融机理与共生进路[J]. 学术探索,2025(11):129-138.
- [8]崔榕,王玉婷.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连续性的理论阐释

及实践创新[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6(6):87-93.

[9]胡晓,唐胡浩.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空间互嵌——基于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25, 43(5):96-108.

[10]张丽. 流动融居视阈中城市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研究——以中部地区 H 市为例[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2(6):75-85.

**A Study of Integrated Governance of Migrant Population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cattered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Based on C City of Anhui Province**

PAN Hua-geng

(Chaohu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8024, China)

Abstract: Since President Xi Jinping proposed the strategic vision of “building a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munity environment where ethnic groups coexist and integrate” at the Second Central Xinjiang Work Symposium in May 2014, over a decade has passed.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come the fundamental guiding principle for ethnic affairs in the new era, serving as the core concept for uniting all ethnic groups and achieving common developmen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 diversity and growth i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cattered regions, how to promote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through inter-embedded governance remains both a practical challenge and an innovative breakthrough. By focusing on four dimensions—temporal decoding, spatial inter-embedding,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in the ethnic affairs of City C, Anhui Provinc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ositive role of four mechanisms: cultural integration, digital empowerment, cross-domain coordination, and long-term management. These mechanisms are designed to advance the “three interactions” among ethnic groups, providing replicable and scalable practical models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tegrated governance; migrant populations of ethnic minorities; blend and common prosperity